



馬卡連柯教育論文選

(四)

馬卡連柯著 高天遊·王子雲譯

中 外 出 版 社

馬卡連柯教育論文選

(四)

馬卡連柯著 高天遊·王子雲譯

中外出版社

出版者的話

我們從馬卡連柯選集第四卷中譯出三篇，第三篇內容尤爲豐富，又分兩篇。我們爲使讀者閱讀與購買便利起見，特分成四冊出版。

第一冊包括馬卡連柯對師範學院的學生、教師、科學的和指導的啟發工作者們講演的講義，報告和講話的紀錄，其中有『我的教學經驗中的幾個結論』，『我的教學觀點』二篇，是闡述他從蘇維埃人民青年一代共產主義教育的教學經驗中得出來的基本思想和理論上的教育結論。

第二冊論文中包括『教育家們在聳肩了』，『教育的目的』，『蘇維埃學校中的教養問題』，『學校中性格的培養』，『對家長們的談話』，這是馬卡連柯在報紙上發表的許多教育專題的論文。

第三冊爲『三〇年的進行曲』，是記述馬卡連柯教育學說的實驗場所——
捷爾仁斯基公社的生活與活動。

第四冊，『中點——』，也是記述捷爾仁斯基公社的生活與活動。
關於馬卡連柯選集第一、二、三卷現正翻譯和整理中。

一九五一年五月

目次

出版者的話.....	一
代序.....	一
從「量」到「質」.....	八
生產背景的歷史.....	一九
算術的詩歌.....	三四
華格蘭之役及其他.....	四七
在教育學的深谷裏.....	六〇
時與日.....	七二
技術的奇蹟.....	七七
悲劇.....	九七

又是喜劇又是悲劇（原缺）……………一〇五

節日……………一〇六

火災和衰弱……………一一五

路上……………一三三

七月十四日……………一四五

起初幾公里……………一五六

也是起初幾公里……………一七六

幾乎像旅行團團員……………二〇〇

露營……………二一五

人和熊……………二三一

赴哈爾科夫……………二四九

略談生產率……………二五七

鬥爭的情形……………二六五

代跋……………二八五

代序

當公社社員縱隊從車站走向公社，經過哈爾科夫城市區的時候，這城市全還在睡夢中。這天的天氣一定很好，可是那時候太陽還未上昇。在房屋的窗子裏面，人們全都在睡覺，而我們却用我們樂隊的巨響吵醒了他們；於是，有些窗帘拉開了，有些好奇的人在張看這有旗幟帶頭的、行進着的孩子們的隊伍。旗幟是依照行軍的習慣，套在旗套裏的。

按照預期計劃，孩子們應該都疲乏了。火車在夜晚二時到達哈爾科夫的。可是我們在車站上一直『頑皮』到天明，直到找到了載行李的馬車。昨天傍晚我們還在塞伐斯托波爾，還呼吸着南方的空氣，海洋的空氣，還和船隻混在一起，張大了有興趣的眼睛接受着在我們面前奔跑過去，瞬息變換的印象。此刻，這一大早，在孩子們大胆的頑皮之下而靜伏着的早晨中，哈爾科夫已是那樣不平常的樣子出現在我們面前：這也像是完全

新的，就像我們是在一個新的地點繼續我們的行程似的。這便是爲什麼我們不覺得疲倦的原因了。

我們穿過市區，走上貝爾哥羅得公路，于是便是樹林了。號手們向右轉而走入了樹林裏我們的小徑。在這地方，我們經常總是解散隊形，『自由』通過樹林，到開闊地上再整隊的。但這次，因爲一定有人來接我們的，所以我們保持着隊列。

『成一路縱隊左轉轉走！』

社員們拉成了一列了。

我們又走到這些親熱的林間小徑上來，在這裏，每一處小小的起伏，每一枝折落的路邊的枝子我們都熟悉。

樂隊已走出了樹林，迅速地變爲六路縱隊。高興的人們——工人們，職員們，他們的女兒和『小孩子』們，什石可夫卡村的朋友們——抄着近路，全從田坂上跑來迎接了。在田地上，還有狗兒們在跑着。

沃爾卓克趕快低聲說道：

『捷爾仁斯基進行曲……一、二，……』

我們用我們的進行曲，捷爾仁斯基進行曲，向迎接的人們致禮。

這一種敬意我們絕對不是對任何人都亂給的。

社員們迅速地改變隊形。當人們在他們周圍揮着帽子，揚起手，叫着：「瓦西卡，瓦西卡，你給晒得這樣黑了……」的時候，他們是難於忍住他們的笑容了。

可是，社員們走齊着他們的脚步，裝出嚴肅的樣子來。塵土飛揚的道路漸漸地在妨礙我們寬闊的隊形；因此我們難於維持隊伍的美觀了。歡迎的人們和我們并列走着，細看我們被太陽晒黑了的膚色。藉姆連斯基在頭前特別熱烈地打着他的鐃鼓，于是前面的幾個特別高聲地吹起了號角，迎向着驚奇地用一隻眼睛來看我們的太陽。

我們的工廠主任，那位胖胖的、動作像青年人的索洛門·伯里索維奇也來歡迎我們。他一點也不懂得隊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直接便跳上來，把他的二百來斤的身體，特別沈重地撲在我脖子上，認為是特別優待而用他老年人古怪的嘴唇，不折不扣地狂吻了我一陣。急速行進着的旗仗隊走到了我們近前，第一小隊又衝到旗仗隊的跟前。

第一小隊笑起來了，于是，第一小隊的小隊長米沙·多林尼抗議說：

「索洛門·伯里索維奇，請您走出隊伍好了。」

索洛門·伯里索維奇却把手伸給他。

「多林尼同志，您怎麼晒成這個樣子了，真教人嚇一跳。」

他握着覺得很不安的米沙的手，和他并排兒地踏着步，得意洋洋地說：

「你們現在不會再罵我了。工作的地方已經有了；你們再不會說索洛門·伯里索維奇什麼也沒給你們預備了。我馬上就要給你們看的……你們看見屋頂沒有？你們看見沒有，看見沒有？就在那顆樹後面……」

米沙沒法子起步，于是生氣了：

「索洛門·伯里索維奇，您看見沒有，我們得跟着旗子走呀！請您跟着隊走，把脚步走齊。」

索洛門·伯里索維奇雖然是個事業家，重視感情，可是他也極重視社員們的隊伍；因此他聽從了對方的話，他努力數着「左、右」，也不說話了。他的胖胖的肚子和有皺紋的前額在告訴所有四週的人：索洛門·伯里索維奇是有資格來迎接公社的；而公社方面也知道他的價值：其餘所有的人都可能走到歧路上去，索洛門·伯里索維奇却總是「跟着旗幟」的。

這就走到了我們的灰色的大廈。索洛門·伯里索維奇和大家一同行升旗禮，這旗子離別了一個月之後，現在又升在我們的大廈上了。

升旗禮完畢之後，社員們跑來跑去視察着他們的公社。索洛門·伯里索維奇又活躍起來，高興起來了。他用手臂挾着我和一大羣社員們在一起，大家去視察那些當我們上克里米亞旅行期間由索洛門·伯里索維奇所建設起來的建築物。

這樣地結束了三〇年的進程。

對於社員們，三〇年這一段進程，是一段愉快的、無憂愁的時期。在這一年中，我們在全蘇聯範圍下某一極小工作部門中完成了自己的一小部份工作，因此而覺得高興。我們工作得很多，學習了許多，琢磨出了我們這一集團的發光面，並且過得很愉快。社員們一致地用光明的眼光望着太陽，望着工廠的烟突，因為這些東西是活躍的生命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在社員們的意象中，這世界是合乎理想地和諧的。它是由天空、太陽、工廠、工人階級、青年團，以及其他優秀而寶貴的事物所組成的。

於是我們便以三〇年的進程自傲，並且充分有自信的，相信它是美麗而有力的活動，而來敘述它。我們有了工廠，我們製造出來了不很難做、但是人們需要的東西，我

們還在學校裏學習了。總而言之，我們是引以為榮，並且有理由引以為榮的。

但現在，三一年也過去了，向後回顧，我們帶着謙遜的微笑來看我們的已往。三〇年美麗的進程可完全不是勝利者動人的有聲有色的進程；完全不是，我們這只是在學步而已。它若與三一年我們全體所遭遇的光榮戰鬥比較起來，那真是太微末了。

哦，三一年，這才是真正的戰爭。這裏是什麼都有的。這裏有：急不及待的狂熱和嚴格要求的狂熱，聰明的有經驗的人的苛求的微笑，孩子氣的沸騰的勇氣，以及削得尖尖的鉛筆所作的嚴密的數字。公社所經過的是：崖谷崎嶇的最難走的地區，撒滿了垃圾的場地，柏油砌木的公路以及波濤洶湧的黑海。

在這一年，我們所經歷的是：無窮的忍耐的播種，長期而沉默的努力，嘴唇緊緊的咬着，把珍貴的自由謹慎地毫釐不浪費地支出去，這時候連音樂也不奏，連集團的規模和美質也不作公開的照射。

這一年有的是：充滿了優美和魅力的進程和發展，在古老的民族間、古老的山巒間的青春的進程。這裏有的是：張得大大的快活的眼睛，渴望着把全蘇聯和全蘇維埃建設工作的全部力量全包括在這一大胆的努力中；還有的是：簡簡單單的、人類的、休息的

日子以及動員起新的力量的日子。

爲了要從事巨大而困難的工作，力量是非有不可的。

現在，當我在十五分鐘離隊休息時間中寫着這些話的時候，社員們已突擊到了我們半年前所不能夢想的高度了。這真是所謂「流血的」突擊，這是我們的意志和勇氣，我們的知識和智力的不曲不撓的成功。

從「量」到「質」

索洛門·伯里索維奇所造起來的那些房屋，對社員們產生了強力的印象。房屋雖然
是用木料或是類似木料的材料建築起來的，但其宏大性和建築學上的大胆性是令人驚嘆
的。主要房屋是：長六十公尺、寬二十公尺的木工加工工場的裝配車間，以及宿舍，在
宿舍中，索洛門·伯里索維奇用他的建築才能把可以容納許多工人的寢室、食堂、縫紉
室、會計室、廚房，甚而至於紅角，全造進去了。

未去克里米亞之前，我們十分感到生產房屋的不足；因此，當社員們尚未換去短褲
的、被太陽晒黑的腿在索洛門·伯里索維奇的建築成績裏跑來跑去的時候，在社員們的
心裏充分有理由地產生了滿足的感情。

這時候，新裝配車間還空着，坦露着大塊的空間，輕工業的手尚未觸及它呢。
社員們在車間裏蹦着跳着，車間的廣大使他們非常驚訝。

索洛門·伯裏索維奇在這時候也經驗到了愉快。建築的成功使他引以為榮，社員們滿意的臉色使他愉快。

社員們是滿意的。院子裏全撒滿了建築的廢料，社員們本來是不喜歡的；可是，以前索洛門·伯裏索維奇也就不是一個非常精細的人。總之這到底是真正的建築，社員們可以擴展開真正的大生產工作了。

就在以後幾天中，社員們被另外一些更強得多的印象所吸引了，那是有關我們的學校的。

到這時為止，我們的學校問題一直是沒有多大問題的。我們已經從頭做起地、從普通的勞動學校班次開始了。可是後來又來了一批照教育學術語說來一般稱為是「超齡兒童」的男孩和女孩。我們不能用真正的教育學上的意義來說這一個名詞，那便是，我們不能在這個詞的內容裏加入「無希望」，「前定性」，以及「不需要」等特徵。在兒童教養院裏，「超齡兒童」這個詞是指誰也不要，擾亂所有的人，破壞紀律，打破整個教育上的忍耐的孩子的。

十七歲到十八歲的社員們是應該進第五班和第六班的。可是對於讀完勞動學校他們

是既沒有時間也毫無興趣的，我們早就習慣於從我們的教育制度裏所得的美麗的結論了，那便是，把這批社員送進工人高等學校去。結果是，一切都相當好的，我們之中也沒有人考不上過。所以，在二〇年夏天，有三十來個年齡較大的社員在公社時和在克里米亞時都在準備進工人高等學校了。

從克里米亞回來以後，我們的各種委員會便上工人高等學校去請求名額。但等待我們的則是可怕的失望。一年級的名額給我們很少，而且沒有助學金；二年級倒比較多些。這等於是破壞了我們所有的計劃；沒有助學金而把這些社員縱入學生生活中是極為危險的，把孩子留在公社裏住宿那便要將公社的面目完全改變了，公社將不成爲一個勞動公社，而要大部份成爲學生寄宿舍了，那怎麼還能再招收新人呢。至於送孩子們進二年級，那我們又怕他們全考不取。

於是，隊長會議和青年團支部在極無主張的情況下舉行了擴大聯席會議。

像平常一樣，任何願意來的人，任何有關的人、任何偶然走到屋子裡來的人都參加了會議。預備進工人高等學校的社員則幾乎全部出席了。

隊長會議書記康莫娜·哈爾拉諾娃提出了一個問題——怎樣處理工人高等學校學生

呢？我們一貫是這樣叫所有預備進工人高等學校的社員的，因為他們全都深信，他們全都會進工人高等學校的。在這次會議中，「工人高等學校學生」這個名詞却多少帶些嘲笑的意思了：

「你們的工人高等學校在機器車間裏呢……」

「你們上床去睡吧，工人高等學校在等着呢……」

「尤金已經在夢想自己是一個教授了。……」

我扼要地把事情的情況向會上報告了一下。大家全不說話，因為好像想不出什麼辦法來。哈爾拉諾娃關心地向隊長們環顧了一下，說：

「喂，怎麼樣呀？怎麼大家全不說話？這樣說來，我們就是這樣算了，今年一個人也不必往工人高等學校班送了，是不是？」

青年團支部的新任書記，老是微笑的阿基莫夫，這個在任何環境下都不會弄壞自己情緒的人，從容而深思地發言了：

「一個人都不送去是不行的。不過有點傷腦筋而已。那末便得想想看。也許我們可以想出什麼辦法來的。」